

■犀利哥在維園涼亭的角落裏席地而眠，「凍就用睡袋，熱就除衫。」

麥記冇得過夜 返涼亭大覺瞓

維園犀利哥 疫中更佛系

直擊
報道

世紀疫症下，人人匆忙趕返家避疫，但無家者的「家」——各間24小時營業的快餐店每晚10時後禁堂食，發出「逐客令」，無家者四散瑟縮於街角、公園不同角落，多數人是為勢所迫露宿街頭，但唯一異類是擁有大學學歷、人稱「維園犀利哥」的Simon，瞓街是其選擇，自言此舉助他擺脫所有人際關係，過着極度「佛系」的生活，家人、朋友、未來，以至目前的疫情統統與他無關，唯一上心的是三餐一宿。 文：專題組

當時針悄悄轉到晚上10時正，原本懶洋洋窩在麥當勞快餐店內的一眾無家者，不情不願站起來，伸伸懶腰，然後提起大袋細袋的家當，茫茫然離開快餐店，免得被店員面斥不雅。衣衫襤褸的無家者中，卻有一人戴着頭巾、衣着筆挺、企理，在人堆中格外突出醒目，他就是人稱「維園犀利哥」的Simon。

他機械式的拎着細軟，跨過馬路回到熟悉的「老家」——維園涼亭，然後在包袱內掏出睡袋鋪在地上，準備大被四過頭，他淡淡向記者說：「疫情？對於我來講，真係無乜大影響。麥當勞唔過夜，我哋只不過是換個地方睡覺，疫情對於我們露宿者的影響沒有你們想像般大。」

維園露宿者增要爭位瞓



■維園內幾乎每個能遮雨的地方都有露宿者的身影。

對於以天為被、以地為床的無家者，隨處都是床，禁晚市堂食政策下不能在麥當勞裏嘆着冷氣過夜，他便回到維園餓蚊。不過，他都察覺到維園變熱鬧了，「麥當勞禁晚市堂食後，的確多了不少人睡維園，基本每個角落都有（無家者）。」

除了瞓維園的無家者增多，他要爭位瞓外，疫情對他而言卻不值一提，「都只不過是洗多咗手，又要戴住口罩，否則會被捉，但有時部分人（無家者）偷雞連戴都懶得戴！」縱然不時教會或有心人會向他送上口罩，但他不是天天替換，總之用到爛才會換。他漫不經心說：「吃得飽、有地方瞓，其他的與我無關緊要。」

驗出鼻咽癌表情無緊要

不怕「中招」會死嗎？他冷笑一聲，一副生亦何歡，死又何懼的人生態度。他沉默一會，目光凝望遠處，似在追憶往事，突然他垂下頭吐出心底話說：「我驗出患上鼻咽癌，需要錢到醫院看病，現在癌細胞已擴散到肺部了。」此話使記者內心震驚不已，但犀利哥的臉上不曾泛起任何情緒變化，好像癌症、肺炎，生老病死等對於他來說也無關緊要。

擁學位自願瞓街 辭工紓壓斷六親

「維園犀利哥」是無家者中的異類，他擁有大學學士學位資格，攻讀化學系，露宿也不是為勢所迫，而是自願「瞓街」。在他身上充分體現「性格決定命運」的道理，他自小性格內向，與家人關係疏離，久而久之變得不擅長、甚至懼怕處理人際關係和待人接物。

這種性格在他畢業投身社會後嚴重影響他的身心，「工作壓力好大，用好多方法紓壓。」但到後來，他出現逃避心態，頻頻請病假，之後更索性辭工。1997年，逃避心理作祟下，他帶着僅有的積蓄和拋下要好的女朋友，隻身到澳門，目的只為到一個無人認識他的地方，脫離所有人際關係。如今回想這段往事，他坦言從不後悔，唯一遺憾是對前女友不辭而別，傷害了對方。

澳門瞓賭場終被遣返

在陌生的澳門，他是一名

無相干的過客，使他能毫不在乎別人目光自在地生活，曾瞓公園、瞓天橋底，瞓得最多是賭場，並能拿取賭場的免費食物，最終被賭場列為不受歡迎人物，被澳門警方遣返回港。

返港後，他亦沒聯絡家人，孑然一身在「維園生活圈」活動，早上到維園的公共更衣室洗漱，然後到旁邊的中央圖書館看書、寫網誌消磨時間，入夜便到維園或麥當勞休息。回港初期，他曾領取了兩年的綜援金，但因為厭惡與社署或社工打交道，之後放棄領取綜援，靠執拾殘羹剩飯充飢維生。兩年前，犀利哥證實患頑疾，迫不得已再度領取綜援金。

繁華都市裏，人人力爭上游，犀利哥卻一貫「佛系」人生觀，對疫情、未來、生活，依舊毫不在乎，「無乜打算，現在咁樣都幾好，我已經放棄了所有的社會關係，如今好自在。」



■露宿者與散步的人互相熟視無睹。



■鬧市橋底露宿者，不畏周圍嘈雜環境，照睡如儀。

□入夜後，犀利哥及其他露宿者在維園快餐店內百無聊賴地看手機。

